



11月25日晚,球王马拉多纳离世的噩耗推送眼前。我震惊了,整个足球世界似乎瞬间“断电”,一片灰暗,犹如蒙上一层悲痛的黑纱。望向窗外,那沉重的夜幕上,亮起记忆星光——

17年前,也是在手机上接到关于老马的信息。主编通知:第二天拍摄马拉多纳飞降北京。当时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摄像记者。我激动得彻夜未眠。这是2003年11月12日的晚上。

老马是我儿时的精神偶像,看过他1986、1990、1994三届世界杯的比赛。他驰骋球场、一往无前的疯狂,为着国家荣誉的疯狂,纯粹得可敬可爱,让我从小崇拜。我少年时代的第一件球衣,就是阿根廷队服,10号,这是老马球衣的号码,它象征着梦想。老马出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个贫民区,穷小子成为世界球王的追梦故事一直激励着我。这位球王狂奔球场的足球哲学,告诉我这样一个道理:人生只有跑动,才有机会。

我18岁,从故乡上海启航我的人生“跑动”。先跑去深圳,凭着对电视的爱好,走进电视台做一名只拿“饭贴”的实习生;后来,在工作中发现专业的差距,又跑到北京,考进中国传媒大

学深造;毕业以后,应聘跑进中央电视台,从一名记者干到编导。因为这份职业,我有幸跑遍五大洲。前年,我去非洲拍摄自编自导自演的自传体式的微电影《逃跑奶爸》。此片不但获得人民日报点赞,也获得上海公益微电影节优秀作品奖。领奖时,我感慨万千,22年的人生之旅,一直是马拉多纳的追梦精神与疯狂跑动的姿势,激励着儿时连蚂蚁都不敢碰的我。

回到2003年11月13日。那天我采访老马也是一次圆梦。一大早,我随摄制组来到首都机场国际到达厅,这里已聚集了整个北京城的媒体,长枪短炮已经架满。怎么才能拍到独家新闻?趁老马的航班还没到,我悄悄溜进了国际到达厅,找到国际航班下客的一条斜长电梯,我就地“埋伏”蹲守。

两个小时过去了,有几个说着西班牙语的老外从电梯上下来,接着是一大群人,其中有一个看我扛着摄像机,笑着说:“Diego(迭戈)!”我点点头。因为不知道马拉多纳什么时候会出现又担心错过,我索性一直开机。

又过了半小时,马拉多纳突

然出现在电梯口。看见他的一刹那,我有些失落:太普通了,完全不是赛场上光芒四射的巨星形象——一头标志性的鬃发,穿了件天蓝色T恤,一条七分短裤,身材粗壮,矮个儿,说话声音很大,动作夸张,不修边幅,看上去像是一个被重压过的举重运动员。那张桀骜不驯的脸在我眼前掠过,一瞬间我们四目对视,我看见他的眼神中充满了潘帕斯草原上雄鹰的野性。他就是翱翔世界足坛天空的雄鹰。

再见了,迭戈

朱亮

我拍到了老马下电梯的镜头,也算独家仅有。我心中不禁窃喜,跟着老马一块走向贵宾休息室。就像突然“决堤”,蜂拥的媒体扑了过来,马拉多纳见多了这样的场面,十分冷静。他摆了摆手,示意记者们能让出一条道。马拉多纳一直往前走,各路记者都想拍到他正面行走的形象,在他前面边拍边退,有的人还趁机提问,老马摇摇头,指了指前面的贵宾室,意思是去那儿再说。

忽然,一声尖叫,一位年轻的女记者因为被挤推,没站稳,仰面跌倒在地。这时,到港的乘客很多,他们也争相目睹这位世界球

王,现场秩序一度失控。这位女记者眼看就要被踩踏,马拉多纳就像发现一个进球机会一样,大步冲上去,一把拉起了她,然后朝她微笑地点了点头。老记们正为这个凶险的意外集体愣神,老马一个转身,从我身边小跑进了贵宾室。这是世界球王特有的灵敏与神速,我看到了他随性、孤傲、奔放的外表里潜藏着一颗柔软的心。就此,我见识了一位更真实、更完整、更值得人们敬重的球王。那天,因为采访重任在肩,我不敢有半点懈怠,随身包里放着的那件儿时的阿根廷10号球衣,始终没顾上让球王签名。现在已经永远没有可能,真是后悔莫及。

因为马拉多纳,我爱上了足球,踢了30年野球,至今工作再忙,还是每周一次。最近我的膝盖在球赛中再度受伤,膝盖一直隐隐作痛,也许这是我的偶像突然离世带给球迷的痛。

医生告诉我,因为腿伤严重以后不能再踢球了,意味着我要永远退出球场。恐怕这是天意。马拉多纳带走了我的青春,带走了我迷恋的球场。而球王17年前留给我的神圣形象,将成为我一生骄人的记忆。

再见了!迭戈。

九峰山

何鑫梁

去旅游,一看行人,二看地点。行前得知同游宁波者,既有文人、画家,也有吃客,更有植物爱好者,乐也!我本杭州人,宁波去过多次,本以为此行肯定要炒“冷饭”了,但看到行程单又乐了:除一天阁外,九峰山、镇海中学、镇海招宝山、郑氏十七房、梅山湾沙滩、宁波帮博物馆、中国港口博物馆、镇海口海防历史纪念馆等都没有去过。

从天一阁起,在宁波帮博物馆看宁波人中英雄豪杰,镇海中学里感叹宁波人才后继有人,郑氏十七房内过浪漫之夜,中国港口博物馆中回顾宁波历史展望美好前景……最后是九峰山。九峰山之名实在普通,问度娘可知,除宁波还有,省内金华市、台州市,省外南通市、包头市、武汉市、彭州市、汝州市、伊春市、运城等九个同名地方。但宁波九峰山的介绍让人向往之:此峰地处江南大陆架的最东端,方圆数十里,南托太白山,北濒东海,大有山海之“经”可念,可谓人间仙境。其面积共34平方公里,由瑞岩景区等五个景区组成。这里山水、森林、峡谷、湖泊各具特色,人们可观光、可礼佛、可休闲,只是可支配的时间不到半日的话,只能游玩瑞岩景区。

瑞岩景区山、水、林、寺齐全,其自然生态环境,被誉为“浙东西双版纳”。这里古树郁郁葱葱,或数人合抱,或一柱擎天,环境清新幽静;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镇海棘螈就生活在这里;与阿育王寺、天童寺并称宁波东三大古刹的瑞岩新寺已建成,原寺遗址藏经阁、圣旨碑等还在,寺前耸立着白玉观音菩萨,正对着瑞岩寺水库,寺右旁是高高的药师宝塔。

进入景区,大路平缓,两旁青黛翠绿、四周古木参天。我们漫步林间,丰富的负氧离子为游客洗肺。我们向瑞岩寺走去,一会儿就到了寺前文化广场。左右望之,风光无限,山峰错落迤迤,白云变幻无穷,使人心旷神怡。正出神,一句“回了”,把我们拉回人间。大家走进林间小道,过芝水桥、飞石坑、剪月亭、父子树……被桥边砖墙上刻录的清代诗人朱沅鳌题写的一首《芝水桥》古诗所吸引:“界画通芝水,秋空溜影飞。梁看横岫出,僧正踏花归。荫密修篁复,流纤锦石围。莫嫌云路远,过此即山扉。”大家大声朗读起来,开始被“岫”字所拦,但最终还是能体味到诗的画面和意境。

即将走出树林之际,我在一棵高大的树下,捡了两颗大“无花果”,果已裂开,内部极像无花果。我正疑惑着,杂家杨老师见了肯定地说:“这是薛荔果。它是藤本植物,我们常见它攀附于山石、墙壁,但在林间便攀援于树干之上,种子可制

作凉粉。它开花结果方式与无花果相同,都是隐头花序,不见花序,只管结果。我想这有点像九峰山,没有虚名、大名,但山、水、林、寺齐全,默默地成为宁波市民的休闲之处,北仑区域内的外来人员与市民一样可免费进入九峰山旅游区。



子蟹,叫白蟹,也叫花蟹。作为海蟹,梭子蟹最后一对步足,宽大扁平,末节成片。五节,前三节,球形,似念珠;后两节,扁平,如蹼掌,是为游泳之浆。因此,才能以自身玳瑁一般的绿紫斑斓,和星光迷茫万点,在海中,在水下,如好看的鸟儿,美丽袅娜地放飞。

作为河蟹,大闸蟹后四对步足,一样尖细,一样弯长,只能在水底下泥泞中爬行。“蟹封嫩玉双双满,壳凸红脂块块香。”是的,那是对于大闸蟹的礼赞。然而,整个大闸蟹一身,只能媲美于

再过几天就是老娘八十七岁的生日了。虽然三天两头吃药住院,但她身体也还算健旺,能吃能走且健谈。在老家这个年纪也算稀罕,她自嘲是阎王爷忘了收的人。

老娘自从十几岁进吴家的门,就把自己的青春和芳华献给咱家。经她和父亲的手,家里先后盖了四次房,迁了三个地,供七个子女上学,布置每个孩子娶婆,儿多母苦,无论季节不分昼夜,不是在田间菜地,就是在灶头柴坊,老娘像一头老黄牛,从未停歇。

这些年,老娘唯一的私心就是希望把她的生日办得体面些,用她自己的话说,从中看子女心中有没有这个娘,至于吃什么

穿什么并不重要,一碗清水面也可以。其实她的内心是想用这个形式,让子孙孙团聚团聚,又把亲戚朋友左邻右舍都叫过来,在饭店里开几桌,大快朵颐,家长里短,其乐融融。娘在家就在,能为近九十岁的老娘办寿酒,我们也乐意。

今年国庆,把老娘接到上海,既是看病,也是想为她办个热闹的生日,儿女儿媳孙子外甥大都在上海。她每年都是小住也是几个月,可这次一反常态,刚住半月开始吵着要回老家,任凭亲朋好友怎么劝阻,也无济于事,我们还反

省啥事冒犯了她。后才得知,老娘来上海后,每晚都梦见已经去世多年的父亲,梦中的父亲在老屋铁锁门前形单影只,老娘说父亲可能冻了饿了,一定要回去给父亲弄些吃的。

老娘是火爆脾气且一直强势,年轻时与父亲时

的碗里了。正是老娘的不弃,父亲与病魔抗战了八年,打破了医院“也就两三年”的预后。

父亲走了,本可安享晚年的老娘又操心起子女了,担心有一天她也不在了,子女探亲回家没有家。她就把平时省吃俭用的钱理出来,去村里申请宅基地,找工程队谈价钱,要在镇上为我们盖房子。平时一块钱也舍不得花的老娘,却舍得拿几十万元给孩子建房子,真是天下最宽广的不是江海而是父母的胸怀,可我们从未想过老人在城里添一砖片瓦。

母亲大字不识,用她自己的常说的话就是“扁担倒在地上也不知道是个一字”。老娘教育孩子方法比较简单,除了至今还让我们心有余悸的“拧耳朵”,还有“身稳手稳到处好安身”的训斥。我们中学就远离父母的呵护去外地谋生,始终把这训斥记在心里,走南闯北,虽平淡但很平安。大家知道,父母的言传身教是留给子女的能安身立命的最好财富。

有争吵,且都是父亲让着她。可自从父亲生病后,八十岁的老娘脾气慢慢变好了,病中的父亲火气大,她也一笑而过。为了把父亲多留几天,老娘去过上海、安徽、湖北等地十几家医院、诊所求药问医,家乡附近方圆几十公里的寺庙菩萨都去跪拜过,找“阴阳先生”算过命,也找“神仙”卜过卦,尝试过种种荒诞的偏方。对病榻上的父亲,老娘百般呵护。每天早上父亲睡醒后,就开开了她的三部曲:首先开启制氧机,给父亲接上氧气;接着赶紧打开录音机,父亲爱听的“天仙配”“打渔杀家”飘出窗外;她又连忙跑到灶台,开水冲生鸡蛋马送到父亲的床头,说这汤润肺,不大工夫,火笏里灶台上坛坛罐罐煨的不是这汤就是那膏,连后辈孝敬她的人参虫草,也悄悄都放进父亲

娘在家就在

吴永持



一段蟹腿

魏鸣放

这里的蟹腿,是指,将梭子蟹最后一对游泳的步足,连同它自身末端的一部分肉身,一起拉下,相互分离,独立而成“扩大”的美腿。肉身,洁白晶莹,胜似白鱼。肉质,丝短纤细,千缕细嫩。举起,是一种丰满。放下,是一种饱满。生腿,透明如水,如缅甸玻璃种冰种翡翠。熟腿,似新疆和田羊脂白玉。关于美腿,最好不要叫一支,或一条。对,应该叫一段。一段,是它最好的量词,如一段感情,一段回忆,一段不时回望的迷醉。

闲话煎饼

陈甬沪

煎饼,老上海人过去也叫“包脚布”(有人因包脚之称不雅,改叫包角布),现已少人提及;同样,认为“包脚布”是舶来品,属山东人特色早点的讲法,也被人淡忘。

人口食物,怎会与粗俗的包脚布相提并论?其实海派文化以感观印象、直截了当、朗朗上口、雅俗共容为特色的取名方法,比比皆是。这种先入为主、勾物之状的手法,常常能令人过目不忘、闻而难失、记忆犹新。那“包脚布”还是“包角布”,老上海人喜食煎饼却是事实。上海街头小店、社区小摊点,煎饼经营者不少,现代交通便于人口流动,煎饼源于何地、摊煎饼的是何处人氏都不重要了,与众多的早餐美食一样,食物特产特色的去地域化趋势,不可阻挡。但煎饼的风味则在沪上繁衍中走向丰富、丰盛、丰厚,享用者也在早餐食客中不断增长。比如浦东某条200米长并非餐饮街的小路上,经营煎饼的有5家,平均40米一家,密度高就是例证。

不争俗名、不争缘由,不代表可以忘却煎饼果腹的本初。煎饼的传说很多,刻画着中华美食固有的文化印记。无论是诸葛亮兵败被围,绝境中以水和面为浆、铜盆置火、鼓棒摊浆,创造煎饼之说,还是钟情女子妙将浆粉摊薄如纸而创作煎饼、辅助落难公子“登第”之述等,都让薄薄的煎饼有了重重的味道。

而煎饼的动作语言与煎饼的声形寓意更让人津津乐道。比如,孙权设宴款待诸葛亮时,周瑜在孙权席前置满南北大菜,以示富足且固守江东之意。诸葛亮则用煎饼将自己席前菜肴全部卷入而食。周瑜惊曰:先生欲席卷天下乎?诸葛亮答:江东独存。孙权也用煎饼卷入除川菜外的菜肴,大家会心大笑。为此,唐臣徐有功在赤壁留下如此诗作:滚滚长江虽天堑,怎挡百万虎狼兵?若非煎饼合吴蜀,天下早已归曹公。

如今生意场的饭局,如果上一道煎饼之类的点心,主宾就要当心主人的用意了,莫不被“兼并”“吞并”?这不还是开玩笑,一位创业朋友还真有这种经历。他的创新项目和团队经常围着一批投资人,有允诺IPO的,有融资求股份的,当然也有收购兼并的。饭局上生煎蒸饺、糕点汤团有之,上煎饼馄饨有之,他往往谨慎而忌憚。

当然,上海人喜食煎饼,或在于煎饼制作的便捷性,差不多50秒内可制成,符合快节奏的生活旋律。正如蒲松龄所曰:“一翻手而覆手,薄似剡溪之纸,色如黄鹤之翎”;或源于煎饼丰盛的包容,所谓:三重叠,炙烤成焦,味松酥而爽口,香四散而远飘;或为挑选余地之广:食材上有米面煎饼、豆面煎饼、玉米面煎饼、高粱面煎饼、地瓜面煎饼的。味觉上有咸煎饼、甜煎饼、酸煎饼、五香煎饼。调料上又有甜咸面酱、花生芝麻酱、鸡蛋火腿、葱蒜香菜等。蒲松龄口中的“备老饕之一啖,亦可以鼓腹而延生”,煎饼又成一款养生佳品。

煎饼片薄,利润亦薄,尽管辛苦,但经营者乐此不疲,缘于养家糊口足矣。某小路有一煎饼摊,晨六时起,夫妻俩开始营业,十点收市,一个早市有500多户营收。据说煎饼生意好过同铺面的房屋中介,虽不知真假,但几次看到执法人员对违规的煎饼摊进行处罚,这对夫妻甘愿受罚,从中透露的信息说明了问题。

上海从摊煎饼走向小康,甚至大亨的,绝非罕见。煎饼的盛行、创业者的成功似乎在启示着想改变命运的朋:人生犹如一桶浆粉(需要品质);一摊成片(需要磨炼);一烤成品(需要机遇);一卷成金(需要资源);一享用(终成福报)。

七夕会

野火烧不尽,春风吹又生。大自然的恩赐成就了伟大的诗人。湿地中的芦苇,虽然平凡、渺小,却有顽强的生命力;虽然不美丽,却有极其旺盛的精神状态。它虽然没有参天大树那样高大挺拔,也没有花朵那样鲜艳美丽,但它的丰姿,足以让人们重新认识并为之惊叹不已。我喜欢这独支生长的芦苇,水中的根须坚韧不拔,带有淡淡红的根须,富有神秘感,带给人无限的遐想。它似生长在水中的森林人参,而且是野生的。

我站在小桥上倾听你与水的呢喃,看流水与你的缠绵好生艳羨。水与水的相连,桥与桥的牵绊,水中的倒影忽隐忽现,神秘万千。我多想滞留其中,成为湿地的一员。蒹葭苍苍,白露为霜,所谓伊人,在水一方。那簇拥摇曳的芦苇,像一支饱蘸诗情的妙笔,流淌着不可言状的神韵,把整个湿地装点得美丽无比。在秋风的吹拂下,层层荡漾的碧波,让我思绪万千:绿水青山,不就是金山银山吗?

摄影

